

明季南畧

卷十三
卷十四



10478



永歷在桂林

戊子正月朔丁酉。永歷在廣西桂林府。以朝臣星落免朝賀。

永歷走平樂

何騰蛟再督師出金州。兵益不睦。焦璉下平樂。刺永忠壁興安。未幾永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激兵。左右禁近。欲永歷遷。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警。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無火。恐二百外。風塵而速。使主露處。播遷無甯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迴波逝。能逆挽賊棧哉。左右禁近。周章不能止。式耜又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親督甲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為策。挂城危。桀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南太。反覆數百言。淚下沾衣。嚴起恆曰。遲至五鼓。夜半而永歷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

粵事記云。二月二十三日。夜三更。有霍允中者。河南歸德人。對永城伯忽掄入大內。劫帝于寢被中。昇出。

城外將文武百官捆吊勒索盡逼所有。妻孥不保。瞿式耜亦被劫掠。帝雖裸體。幸無傷。隻身走平樂府。桂林殘敗不可駐足。思三宮已在南甯馬吉翔備布袍行。輜掖帝而行。過水濡足。過嶺披枝。可謂行路難矣。

此與遺聞差一日。而被劫一事更詳嗟乎。天子裸體。時事至此難言哉。

南太南甯府太平府也。

瞿式耜復守桂林

當永歷夜行時。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耜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二

被逼登舟。黎明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劉湘容俱至。蓋湘容奉命安撫亂亡。及勸餉糈。而遠生時魁以召將入也。遇式耜于樟木港。式耜集遠生等入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集璉兵上援。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簡討蔡之後。大理寺評事朱盛濂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驥。邵璉兵定人心。式耜于初一日復入桂。署督師何騰蛟。自永甯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焦璉自平樂統兵至。

大清兵疑桂城空虛。直抵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蛟督兵三面禦之。大兵渡甘棠去。督師列營榕江。永歷詔旌式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耜念南甯蠻鄉不可久居。日爲永歷清道。前日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督勲鎮將士直取全州。保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會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予伐疏請銜。曷不可。周鼎瀚以閩部擅假式耜亦疏正之。當武岡之亂。言官彈鼎。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瀚以附承亂入直。式耜司票曰。獨不聞王沂公曰。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不可乎。陳邦傳稱粵西世守牒四飛。式耜疏駁之。今日功晉五等。尚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駐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所隱料。式耜身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衆指所關。本亂而求未治。未之有也。

永歷駐南甯

粵事記云。三月初十日。永歷入南甯府。加守道趙臺巡撫銜。令耑直大內食餼。隨至者內閣嚴起恒。吏科許兆進。兵科吳其靄。戶科尹三聘。禮科洪玉鼎。禮科洪士彭。兵部尙書蕭琦。大金吾馬吉翔。七人耳。帝欲進土州。蕭琦上十便十不便。疏止之。君臣資斧空乏。實甚。起恒以首相兼吏部尙書。下車之明日。亟收人心。懸示通衢。民間俊秀。願立本朝者。悉陳履歷。姓氏。卽於三月十五日。廣爲開選。邕城通二十四土州。檄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四

榔鹽布諸賈。及土樂戶。皆註仕籍。列駕班借府學。明倫堂爲公座。蒞任地。自晨至暮。日以百計。鼓樂旗幟。軒輿扇蓋。前人按套。僮僕罄折。尙未遠畢。後官多疊趾以俟。如吳城沙市等處。極鬧。禮生一時驕貴。以公座遽多禮。榮歸展親。謁祠拜長。更多禮也。

蕭琦江西人。崇禎丁丑進士。

邕江南甯府吳城江西巨鎮。沙市荊州巨鎮。

皇子生

四月初一日丙寅世子生。王化澄請冊爲太子。赦天

下詔曰萬喜行在文武加一級

土官陞授

粵事記云時田州果化州等土官來朝行在文武各曲意款徇冀得其懽心以爲異日東道主土巡司皆陞爲邑宰土邑宰皆陞爲知府竟有道銜與土知府者蓋土司舊規原加一等行事以道銜與之儼然開府矣此三百年不破之格也

李成棟歸明

粵事記云四月初十日乙亥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五

大清廣州統兵固山李成棟將所轄廣東廣西兵馬錢糧戶籍土地悉歸永歷遺帳下投誠進士洪天擢潘曾璋李綺等三人齎奏稱臣併請聖駕東踰肇慶爲踰嶺策應地滿朝驚喜猶恐兵貴神謀中藏詭秘擢等極言李固山忠誠懇摯跂足注望意詳詢其歸明之故亦未甚悉云于四月初一日寅刻懸掛奉朔改粧示諭廣州文武立刻更調參見時烏紗吉服腰金象簡滿堂爲之改觀初成棟于丁亥二月收繳兩廣文武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印藏之自愛

妾某松江妓也。獨攜閩粵揣知其意。因鼓夕德惠成棟置不問。及今年三月三十日晚侍酒。復挑之。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蓋成棟北來家眷悉駐松江府城。故云此。妾曰。我敢獨享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引刀自刎。成棟抱屍大哭曰。女子乎是矣。卽服梨園袍帶冠進賢冠四拜而殮之。將兩廣總督印具疏。迎永歷于廣西南甯府。選洪天擢三人。令兼程晝夜行。

遺聞云六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報至此。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六

載四月蓋誌事之始也

洪天擢徽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吏部侍郎潘曾緯應天溧水人。進士。大理寺正卿。李綺。松江華亭人。崇禎庚辰進士。廣東督學。

附記自吳勝兆敗後。成棟鎮松江。戊子春。率兵萬人征廣。餘老弱二千。及家眷居松。成棟歸明。蘇撫土國寶籍其家。得酒器三屋。妻屬六十人。解南京馬內院。拘徐國公舊府。每人日給米三升。所有兵以次散去。猶存兵妻二千。不肯散。亦

日給米一升。每成隊而出。放馬斫草。橫行于松
羣臣復出仕

粵事記云。四月十五日庚辰。又有沈原渭者。再齋成
棟。速駕之奏至。知事果真。於是彈冠者遍地。王化澄
升門半載。忽入直矣。朱天麟變姓名。隱大平府。走別
竇。邀拜相矣。晏清自田州出爲冢宰矣。張鳳翔兵科
兼翰林院修撰矣。張佐辰與扶綱自貴州至。司文選
考功司事矣。顧之俊制中。亦出隨駕上天地人三策
水火藥三用矣。張起王者友。朱士焜等各造一名。邑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七

營者選矣。吳江縣書役王正國爲吏部司務矣。董雲
驤爲大行人矣。潘觀駿進兵曹。王渚戶曹矣。龐天壽掌
司禮監矣。吳貞毓吏侍兼副憲。下廣峇諭李成棟矣。
沈原渭當卽賜宴殿前。敕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
時人情咸以出仕爲榮。不仕爲辱矣。
沈原渭。蘇州吳江人。生員。朱天麟。吳江人。崇禎
庚辰進士。晏清。湖廣黃岡人。進士。張鳳翼。庚辰
進士。張佐辰。進士。扶綱。貴州人。崇禎甲戌進士。
顧之俊。蘇州人。癸未進士。張起。蘇州舉人。戶科。

給事中朱士焜。靖江人貢生。吏科都給事中。董
雲驥。松江生員。潘觀駿。湖州生員。武選主事。王
渚。池州布衣。戶部主事。

章服錯亂

粵事記云。四月二十日。又下考貢之旨。村師巫童。以
及緇衣黃冠。凡能握管書字者。悉投一呈曰。山東山
西某府縣生員。必取極遠。以爲無證。拽裾就道。瀾漫
如蟻。曾經出仕。僉曰。迎鑿遊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
兩侍旬日之間。駐列濟濟。然相遇道左。各不舉手爲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八

有一二科甲在內。故凌氣質。以自尊飾。如菜傭。暑夫
倡優書役。雖冠進賢冠。行行隊隊。若羞見人。雜時禁
故。或吉服。或衣錦。或卑末。而用大藍。翦靴。靴至下章
服。補帶多未合式。或補鶴而帶銀。或帶金而補雀。或
帶黑而角。四雲大紅石藍。且有官不如其帶。品下如
其服者。凡站立位次。稱呼禮貌。俱未之嫻。文武錯佩
大小倒置。滿朝皆無等威。攘臂脫肩。半襟馬裾。新創
朝廷。遂成墟市。嚴起。恒不得不任其咎。喧嚷兩月。左
右二江人。不稱官者少矣。

地少官多朝小官大自古如此於今爲甚

西粵復全

遺聞云。翟式相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出
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何騰蛟復全陽。是五月
二十七日事也。騰蛟報功疏不肯自爲功。有曰爲吐
下以信臣用臣者。式相一人也。時李成棟具疏迎駕。
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于佛經部。面中遣使
賫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相疏請永厯往桂。又請
勿遽東。又言事權宜專。號令宜一。茲軍功爵賞文武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九

者置決于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擾。閩外不能專制。
聽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
如望雲霓。駕旣東。軍中將師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成
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旣遠。則人心渙散。請一見東
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面爲慰勞。指屬然後責其盡
意于東。刻期出戰。咸決于外。不中擾也。又令簡討蔡
之俊入迎。再疏令給事中蒙正發迎。永厯竟由梧入
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相聞。淚簌簌下。再疏謂前日
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視楚。今日汀廣反正。則宜住桂。

以圖出楚事機所在。臺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貴毓疏請永歷住廣城。式耜乃促遠生入阻。永歷適成棟自嶺還師。修行宮且迓駕。永歷命遠生詣廣勞師。遠生謂成棟曰。今駕至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然之。遂罷修行宮。止迓駕。成棟具疏言式耜摺戴元臣。粵西扼禦定。毋容久于外。應亟召還綸屏。永歷專命遣官三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甯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星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忘危而卽安。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十

具疏乞骸再上不允

蒙正發湖廣舉人戶科都給事中

朱天麟邀相

粵事記云。朱天麟崑山人。出自羽衣庚辰進士。是時以知推行取高等。竟入翰林。思廟闕司李訪單擄取。無圈點者爲上選。天麟遂入翰林。丙戌九月由閩入廣。獨攜家屬舟過肇慶。會永歷登極。諸臣適欲覓一老詞臣爲朝端重。共迎沈之。天麟絕維而去。變姓名隱居廣西太平府之雲山。至是知成棟歸明。適太監

王保入山。置市蘇木。天麟故爲款納。禮極恭。僕具奏。王保回朝。極口苦之。且詳述其畱待意。內閣嚴起。恒王化澄忌有三人。以該部知道。還之天麟。又求慶國公陳邦博特疏。荐曰。三朝元老。中興柱石。今潛修太平。此天心欲畱伊呂。再造股肱。以佐陛下。主政者終不欲密勿之地。權分異已。量擬以宗伯召時。爲前六月朔。越三日。天麟見朝。宗伯篆王化澄兼攝。初五日。化澄以策送天麟。天麟固不受。往返推辭。自旦至暮。終不允。科道兩衙門傳揭曰。天麟以閣臣薦。豈宜授明季南畧。卷之十三。十一

之宗伯。今當合詞。以閣臣請。明日疏上。仍以該部知道四字還之。於是天麟勉受。宗伯不三日。營長子日生。爲侍御。令掌河南道事。次子月生。爲中書。其弟天鳳。爲大行人。僱鄉兵四五十人。執弋揭旗。以從。云爲將來出將地。凡會客敘談。日昃夜分。葛藤不了一門可笑如此。

王保。應天人。朱天鳳。乙酉福建舉人。

陳邦博。畱水厯溇州。

閏六月初十日甲辰。永厯與三宮。邕江登舟。出南甯。

歷橫州永淳時以急流兩日夜即抵潯州府有舊總
兵農國公陳邦傳挽留訴功初永歷駐南甯三月邦
傳不敢入覲以與朝臣不協又與趙臺有隙臺本北
京人任子也擢南甯知府甲申京變隻身宦南時邦
傳總鎮粵西依之爲親爲後日身家計曾經面訂未
行吉禮邦傳亦屢疏薦揚臺之得擢頗由于此後邦
傳見駁于式耜不理于朝臣臺欲絕之至形之章奏
以博眾歡邦傳因宣言聖駕下廣臺必隨扈路出潯
江吾必掠其妻女殺其父子臺聞之遂不敢從。雷子
南甯舊署至是永歷過潯邦傳雷之面搏帝忘大恩
聽兩衙門交構於木爵無少加恩倘丁亥二月梧尋
等處無臣父子血戰三晝夜扼南下之兵長驅直搗
皇上焉有今日。至趙臺賴婚負義法所當誅皇上反
加優容彼不敢經臣河下何得任爲雷守且南大等
府原係臣鎮轄下何必再設巡撫明係兩衙門受賄
計設蒙蔽望皇上下奮乾綱毋爲文武作奴僕飽彼
私橐後日將士解體身受實禍永歷慙愧面赤無咎
但云你補本來又於隨駕諸臣畧不爲東道主反向

戶部主事王潛索餉。拳殿而死。顧之後憤極而死。嚴起恒王化澄兩相以惡草食進。相見無和顏溫語。又面請兵部尙書蕭琦。不遣兵護駕。率家丁亂石碎其舟。舟半沈。復不容琦登岸。踣水。船遣村兒野婦環坐而辱。嘗之琦憤恚。蒸悶三日卒于舟次。邦傳取其舟中所有。復不爲之殮。

二十日甲寅。邦傳逼丞歷上潯州府。駐府。晉爲行宮。邦傳挾朱天麟同殿起。恒王化澄知機密。因廣爲給發。割付。始而慶國自割。繼而部割。後貴欽割。欽割者。明季南畧卷之十三。玉璽割官知縣。知府利道。翰林以至侍郎尙書武則正副總兵游擊參將。使之執割。到部照受。實在衙門。故陳乞紛紛尙書正總欽割。亦可易百金。部割半之下。廣路費需之。此也。

是年丞歷閏六月而

大清朝閏四月

橫州永淳縣俱屬南甯府

張立光受賄換敕

七月丞歷駐潯州。允陳邦傳居守潯州府。如桂林。羅

式設官征賦。敕下中書。謫黃中書舍人張立光。受賄二十金。遂以世字易居察。用璽助卿。亦不及察。惟永歷覺之。曾微言于嚴起恒。令行在諸臣發其事。欲追前敕。更正居字。并提立光擬擅改敕書罪。竟不果。

立光蘇州崑山人。生員。

晏日曙四臣殞身蛇廟

廣州肇梧州于餘里間。注望聖駕。杳不可得。晏日曙李永茂田芳鄭封等俱中土產。性惡濕熱。又潛伏深山一載餘。嵐瘴之氣。浸入肝膈。至是各艤舟以待於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十四

蒼梧城下府江。藤港合流處。三角嘴挽泊。西望眼穿。滿腔欲控。開遊蛇廟。避暑縱談。四人各喘急。暴病相繼而亡。竟弗獲面。聖畧傾積。亦因熱中。瘴發炎蒸。不耐俗云。等人躁急。故耳。

葉子眉朝歌逆旅題壁

馬足飛塵到鬢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難憶宮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烟。妾廣陵人。從事西宮。曾不二年。馬上琵琶。送塵遠去。和淚濡毫。語不成章。愴懷賦此。幸梓里同人見之。知浮萍之有歸耳。廣陵葉子眉題。

戊子七夕前二日也

永歷再入肇慶

七月二十五日戊子陳邦傳爲李成棟促請聖駕辱言不堪不敢挽留是日離潯州二十九日壬辰至肇慶城下成棟先整督學道船長三十三艙者爲龍舟百里外迎接上慰勞備至八月初一日癸巳辰刻成棟率文武百官迎帝手扶鑾輿入肇慶行宮宮中儲銀一萬兩以備賞資供帳器餉復約萬金象魏殿陛亦粗可觀朝賀後加成棟衛公爵極品賜御袍靴帶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五

尙方劍等成棟再拜謝時首相嚴起恒次王化澄次朱天麟凡政之大小行止必呈成棟而後奏

李成棟出師

李成棟陝西人爲人樸訥剛忍無矜意無喜容不脂韋不多言內外文武悉敬畏之永歷命築壇城東倣漢淮陰故事令督師南下壇半就成棟曰事在人之爲耳豈必壇之登與否乎蓋刎頸愛妾刻不去懷必欲得當以答其意也八月十二日甲辰面奏永歷曰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闕以外事臣獨有之一言

竟去提兵二十萬上南雄時江口金聲桓據南昌日
通成棟約期南下矣。

朝臣媚李元胤

自八月十二日李成棟去後。朝局大變。都察院左都
御史袁彭年向爲周延儒腹心。延儒議處首揭延儒
後降。

天

清授廣東學道。示云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製。我冠

博帶。實亾國之陋規。及返明朝。又復詆之。矜反正第

一功臣。成棟有養子李元胤。本賈姓。河南人。以庸蠢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七

不攜行間。南筆屢守家。彭年特降其體。以內外權屬

之。元胤爲傀儡。笑罵無情。彭年爲線索。機權刺骨。一

時政事人心乖離。殊甚。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正

卿。潘曾璋廣東學道。李綺兵部尚書。曹擘工部尚書。

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爲成棟所親愛。皆自五羊來

爲一種。嚴王朱三相國。吏部尚書晏清。吏部侍郎吳

貞毓。并雜項出身。六科吳其肅。洪士彭。雷得復。尹三

聘。許兆進。張起等。皆南甯。隨駕西來。爲一種。又有從

各路至者。都察院副都御史劉湘容。禮部尚書吳琨。

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傑戶科給事中蒙正發禮科給事中李用楫文選司郎中施召徵光祿寺正卿陸世廉太僕寺正卿馬光儀制司郎中徐世儀等又爲一種其廣東本土人陳世傑詞林吳以連驗封司封李貞省垣高賚明西臺楊邦翰問卿扈元楫方郎等亦爲一種種種望風歸入一黨彭年招引同志驅除異己於是元胤之門如市登其堂者不啻龍門拜盟認宗李氏賈姓莫不矜喜每當朝期東班趨入西班牙與元胤交接東班爲之一空元胤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七

爲人暴戾自用狂率不情客至不揖去不送喜遺僕卒與客賭博諸巨傾囊奉之譴浪罵座弗忌人諱皆彭年膻制內外曲徇以成之者中即無子洵不誣矣十月初九夜元胤奉成棟密計題請兵部尙書佟養甲往涪州府祭告與陵二鼓時于德慶道上殺養甲地方官以盜殺報由是威權益震本月十五日元胤誕辰在朝文武公分之外有私分私分之外有私公分私公分之外又有私私分饋遺晝夜絡繹不絕自八月至冬杪莫不奔競于元胤左右可嘆也

彭年湖廣公安人。崇禎甲戌進士。毛統祥武進人。丁丑進士。吳璟原名文瀛。松江人。進士。施召徵。無錫人。癸未進士。馬光。蘇州人。保舉。湖南總督。徐世儀。江南人。陞文選司。郎中。陳世傑。進士。吳以連。丁丑進士。驗封司。郎中。李貞。進士。吏科給事中。高賚。明進士。楊邦翰。進士。太僕寺少詹事。唐元楫。丁丑進士。職方司。郎中。佟養甲。遼東人。都督同知。

李成棟。庚關初敗。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大

十月二十日辛亥。李成棟過庾嶺。二十五日丙辰。於江西贛州府城外結營。聞內外已通。二十六日丁巳。五更聞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棟于夢中驚醒。曰。董大成是我中軍。彼呼之。我軍已爲彼有矣。亟披藍布短馬衣。跨一驃疾走。竟不發一言。庾關至梅嶺。六百里。兩晝夜奔蹶。大雨中。初出關兵二十萬。分爲十大營。每營立一大總鎮。成棟棄軍走。十總戎亦尾之而行。及進南安府城門。成棟如夢初覺。願謂十人曰。爾等何得隨來。十人對曰。大爺旣走。吾輩不得不來。成

棟怒以爲謬卽手刃愛將楊大用二十萬士卒器械悉棄贛州府城外止與百人南來亦羞入肇慶面君遂順流直下廣州府爲再舉計朝中得報亦不甚異仍封詰陞轉仕籍紛紛竟不計及外禦內修者

董大成河南人楊大用陝西人

贛州府屬江西省南安府江西進廣處

以二十萬衆大帥豈無故獨走卽十將亦豈竟不知所以隨行兩晝夜獨不得成棟一語而奔乎此必有說姑誌以俟考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九

文選給空劄

九月十月通政司疏陳乞職者日以千計閣臣稟擬刻版定著議具奏四字吏部堂司兩廡擁簇挨擠文選司雖掌銓選之權無出選之地廣東一省非奉成棟咨大小有司不得擅爲除授桂林平樂則畱守閩臣瞿式耜爲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爲政瓊者陳邦傳出京時京債主溥南思太四府則慶國公陳邦傳爲政又選所副乞陳之望第給一空劄爲後日到部憑據而已

陳邦傳圍南甯

十月邦傳率兵至南甯府圍城二月斗米二兩活剝
婦人錢廷暉趙臺莫能支開城降涕泣出女與邦傑
爲媳邦傳父子遂駐南甯府

錢邦曄無錫馬橋人

賈士奇辱施召徵

十一月朔辛酉文選施召徵謝恩時同班舞蹈者二
人一爲本兵賈曄一爲查儀司賈士奇一爲現通諸
李元禰召徵未揖士奇士奇大怒指名辱詈召徵初

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三

未曉及惡聲出始覺該云短視嘗詣門請罪也曄亦
解紛士奇稍舒至初四日遇於道攘臂欲歐召徵避
讓細問其故士奇見召徵他處刺名頗小而請判字
獨大以爲欺之也召徵村門三日幾費調停代欸四
兩始息議無非假元禰而恣肆耳

士奇湖南人初爲守備

吳其蠹官選

十一月初六日兵科吳其蠹其疏清文武之職掌以
肅朝綱勵新舊之廉恥以別人品等事內閣六部四

衙門總兵以下移會用手傷此三百年之舊規現文武諸臣有初朝二朝三朝四朝五朝六朝之分別各宜建立爲功以昭靖其自獻之本心袁彭年李元徽知之恨入骨初十日其蠹宵遁上桂林府與瞿式耜共事疏亦畱中

朱容藩僭亂本末

朱容藩本楚藩通城王派下一庶人。居家無賴。不齒于王府。逃入左良玉軍。假稱郡王。引兵害入營中。諸將惡之。甲申春。北都旣陷。容藩至南京。賄馬士英。請

明季南皇

卷之十三

三

以鎮國將軍監督楚營。行至九江。以橫恣激變軍民。懼罪逃奔。時李自成潰于陝。餘賊流入楚。容藩復入賊中。稱楚王宗子。賊大喜。欲立爲王。後見舉動乖異。語言虛詐。因疑之。丙戌十月。永曆卽位。端州容藩走。赴行在。言賊中情形甚悉。內閣丁魁楚素庸陋。信其舌辯。遂荐之朝。字宗人府事。得參大政。而兵科程源喜談兵。與之結納甚懽。程源四川人也。一日與容藩談川事。曰。川中賊勢雖盛。而諸將兵不下數十萬。吾兩人各請總督之職。公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足平。

也容藩喜具疏請之。朝議以程源方改兵科未及兩月。不應陞遷。而源狂躁意在必得。乃加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而改容藩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兵馬。十二月

大清兵破廣東永應。移蹕桂林內閣。呂大器回四川。丁魁楚率子女輜重由潯州走橫江小路。內閣隨駕者止瞿式耜一人。丁亥正月。駕至廣西桂林府朱容藩覲。覲入閣辦事。逗遛不行。囑給事中唐誠等連名具疏。叅丁魁楚秘逃上護。從單弱如容藩。程源皆係擁

明李南甫

卷之十二

三

戴重臣。不宜輕出外。上素惡容藩。因怒曰。爾等又欲擁戴容藩耶。遂命削容藩職。奪其總督勅印。欲斬之。容藩懼。披刺爲僧。賄買內監。僱天壽求太后。謂上曰。變亂以來。宗室凋零。容藩罪不至死。毋過求。上素孝。承太后懿旨。卽赦容藩。仍復其官。還與勅印。容藩由楚入川。程源由楚入黔。假稱三省總督。兵部右侍郎。沿途賣官。送劄贖私。巨萬。四月。四川巡按錢邦芑具疏。叅之時。上以二月。劉承胤迎駕。蹕武岡。疏入。上震怒。削程源職。逮問容藩。由辰州入永順司。至施州衛。

得王光興兵馬二萬人時光興爲

大清兵所擊敗于郎陽走入施州衛無所歸。容藩餒逼楚王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光興諸將不知其偽遂附之。時川中曾英爲張可旺卽孫可望所敗。部將李占春余大海率舟師東走夔州容藩旣得光興兵卽移檄占春大海兩將亦歸之時

大清兵旣破成都等處由重慶泛舟而下容藩命占春大海截之二將以舟師遡流而上。七月十一日相遇于忠州之湖灘。占春出不意以輕舟直入其營發火

明李南畧

卷之十三

三

砲亂擊之

大清兵棗舟登岸走川北容藩得三營兵馬益復恣肆妄行遂稱監國鑄副元帥金印佩之改忠州爲木定府。號府門爲承運門。稱所居爲行宮設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擅封拜。王光興李占春余大海楊朝柱譚弘譚文譚詣楊展馬應試等爲侯伯以張京爲兵部尙書。程正典爲四川總督。朱運久爲湖廣巡撫。八月十三日錢邦世率王祥復遵義九月檄袁韜復重慶川北總督李乾德同袁韜兵駐重慶十一月容藩率李

占春至營至重慶會乾德容藩諷乾德欲其推戴已
乾德若不解者而禮復不相下適冬至行朝賀禮袁
韜本搖黃賊初受撫素不知禮乃與容藩同班拜舞
容藩怒命李占春暗襲袁韜并害李乾德是晚李乾
德登舟中忽覺煩悶遂登岸於高埠設帳安息及占
春兵至虜乾德舟中止得一妾一女不見乾德乃大
驚及襲袁韜營復不能勝次日袁韜集兵與占春相
讎殺數戰不解五相勝負容藩走涪州時錢邦芭在
武隆川南總督楊喬然在彭水容藩移書邦芭喬然
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五

請至涪州爲兩管解釋邦芭復書深責容藩僭踰之
罪容藩不從乃私鑄錦江侯印送王祥求其以兵應
占春同戰袁韜戊子正月王祥以兵出綦江與袁韜
三戰不勝退劄南岸祥獨乘輕舟見容藩少頃占春
來相會王祥力大遂擒占春過其舟同至綦江縣命
部下王朝興守之不聽歸營欲併其眾朝興陝西人
與占春同里占春慰以好言時苦寒占春解貂衣贈
之朝興悅守爲之懈占春乃夜踰城出得小舟逸歸
營王祥既失占春戰袁韜復不勝兵無糧殺馬而食

二月遂回遵義袁韜亦走順慶古春退劄涪川之平西壩夔州臨江有天字城甚險可守容藩乃改爲天子城以爲已讖領部衆數千居之鑄印給諸部下石桂酉陽兩土官俱封爲伯掛將軍印所養蠻獠俱授監軍總兵之鑄職川中屢經張獻忠搖黃之亂地方新復丁亥武岡之變上由靖州幸柳州干戈阻道朝廷文告久不通川中容藩乘機煽惑川東一帶諸將士多爲容藩所動競往歸之求官授職無虛日錢邦芑乃列其罪疏劾云爲奸宗謀逆請正天討事臣察得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五

逆宗朱容藩自元年正月在廣西得罪皇上欲置之死幸蒙天恩赦宥還其原官命料理湖南一帶彼時寇逼湖南容藩卽由施州衛走入川東五六月寇陷涪州臣方至彭水界上川東夔府一帶與朝廷消息不通文武無主容藩亦以川中消息不通之故遂乃假朝廷之威靈收拾兵將至入九月間川中各鎮如王祥侯天錫李占春余大游趙榮貴曹勳馬應試袁韜等各出兵勦寇四路捷報維時皇上幸廣西川中不知聖駕所在容藩卽自爲吏兵兩尙書鑄刻印信

遷授文武籠絡軍民。隱有稱王之意。今歲六月。臣巡
川南。忽軍川傳來。宋宮藩。刊諭建置文武榜文。其自
稱則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此。而欲其終守臣節。其可
得乎。今皇上遠在百粵。四川僻在極西。沿途兵寇阻
道。凡詔諭勅旨。經歲餘後通。其浮沈不達者尚多。且
四川之地。四圍蠻夷土司。易生反覆。又迭經寇禍。三
年之間。四易年號。人情惶惑。莫知適從。故容藩欲乘
此搖動人心。謀爲變亂。自去歲秋冬。川地漸復。臣不
憚艱苦往來。深山大箐。荒城破壘之中。驅除豺虎。剪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五

披荆棘。招集殘黎。撫慰土司。宣達皇上威德。西川之
地。始知正統所屬。今聲教漸著。法紀方行。而容藩包
藏禍心。謀窺神器。陽尊朝廷。陰行僭偽。假皇上之威
福。布黨亂之爪牙。意待羽翼。既成。便欲盤據四川。以
爲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已早窺其隱。先致
書告以大義。隨卽傳檄。楚督何騰蛟。堵亂錫。喬然李
乾德。及各大鎮。俾共尊朝廷。勿爲煽臣所惑。語不具
載。邦邑乃封疏稿。檄文達書于堵亂錫。期合兵其討
亂錫。率馬進忠。駐施州衛。亂錫得書。卽乘舟入川會。

容藩正色責之。容藩曰：聖駕播遷，川中不知順逆，聊假名號，彈壓之耳。亂錫呵之曰：公身自爲逆，何能服叛逆乎？錢代巡有檄會兵，若再不悛，錢公率兵下吾。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爲公作賊者？時文臣附容藩者止。張京程正典、朱運久三人亂錫，一一陳大義切責之。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僞，各各解散。八月，督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迎見。適容藩有牌至，期諸將會師。上列楚王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師之銜。大器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敢稱。且天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七

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占春日：昨堵督師面叱其非，某等已知其僞。然朱千歲猶鑄印封拜，奈何。大器曰：容藩專擅如此，朝廷卽檄兵會討，爾等受其官，必不免。占春日：誤爲所惑，今已悔之。討叛以贖罪，若何。大器唯唯。占春卽整舟師，連夜至天字城。攻容藩，容藩以兵相拒，不勝，走入夔州山中。占春率部下窮追，兩日容藩匿草舍中，爲土人擒獻，斬之。川東之難悉平。

劉承胤本南京一市棍投兵部爲家丁有啓刀蝟酒
無賴自號劉鎮棍後墮管至楚以征蠻獠累功至副
總兵甲申北都既變何騰蛟總督楚中兵馬題承胤
總兵官鎮守武岡招集兵二萬人大半南京市棍承
胤實剛。復不知兵以鐵棍之名。哄動遠近。騰蛟亦誤
信之與聯姻。丙戌七月隆武封爲定蠻伯。愈恣肆兵
科。冀善選以冊封。李赤心過武岡。承胤令兵辱之。丁
亥正月。永曆駕蹕桂林。承胤具疏迎駕。二月。兵科給
事中劉堯珍過武岡。時太僕寺卿鄭逢元以催粵餉
明季南粵 卷之十三

駐武岡。見承胤兵盛。與承胤聯姻。先是沅州有妖僧
查顯仁。假稱宏光。常煽動地方。逢元亦具表稱賀。至
是劉堯珍語譏之。逢元慙怒。以舌承胤。次日對衆夸
歐堯珍。錦衣衛指揮張同儼至。與御史傅作霖責承
胤曰。爾具疏迎駕。而得罪朝紳。何也。承胤不自安。乃
具酒請罪。後上駕。蹕金州。見駕倨侮。無人臣禮。御史
瞿鳴豐疏劾之。次日朝退。至門外。承胤指都察院御
史楊喬然曰。汝任風憲之長。近日言官混雜妄言。汝
不能表率。要汝何爲。因以拳揮之。喬然與相爭。至裂

冠毀衆原爲勸息喬然鳴豐具疏請罷斥社門不出
承胤曰武岡三月車駕幸武岡。以岷府爲行宮。進討
承胤爲武岡侯。以工部尙書吳炳爲東閣大學士。入
直以貴州總督李若星爲吏部尙書。黃太立爲太常
寺卿。侯偉時爲文選司主事。改吏科唐誠爲右春坊
右諭德。以御史傅作霖爲兵部左侍郎。管部事。加吳
貞毓太常寺卿。仍管文選司事。加嚴起恒戶部右侍
郎。管布政司事。繅衣衛指揮張同儉。江陵故相張居
正之曾孫也。威宗以任子官中書。北都陷。同儉懷牙
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五

牌間關入。聞隆武命襲錦衣世職。至是舉朝荐其才
可大用。上素聞其貢。改翰林院侍讀學士。太僕寺卿。
鄭逢元以承胤姻親。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楚軍務。
以劉達生爲太僕寺卿。陞翰林院簡討。劉淵容爲右
春坊右諭德。改禮部主事。劉蕪爲翰林院庶吉士。尋
復改御史。加給事中。以庶萃士劉魯生爲編修。劉遠
生。劉湘容。劉蕪。劉魯生四人。皆以劉姓。與承胤認同
宗兄弟。故皆得美官。遠生原任江西巡撫。丙戌年爲
清兵所執。逃回。失官。至是得復用。湘容卽其弟也。劉

竊四川人頗能詩文喜交遊劉魯生楚人丙戌五月以貢生入閩廷試隆武見翰林諸官皆不知書每問故事嗟然無以應及命撰文又淺俚不通因選貢生二十人命爲萃士附翰林院讀書准同庶吉士服三年後再加考試如文理果通方准實授庶吉士儻文理仍前不通卽與選州縣等官劉魯生時亦與萃士之選及福建之變魯生走回楚中遂自稱庶吉士也又因六月間隆武生太子推恩羣臣各加一級魯生爲庶吉士加一級乃簡討也遂自稱翰林院簡討朝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廷當變亂之後無能核其來歷兼魯生諂交承亂認爲同宗兄弟卽有知其非者莫敢與辨而魯生又居然編修矣四月加巡湖廣堵亂錫兵部右侍郎總督恢勦軍務先是亂錫招撫李赤心高必正等十營兵頗強駐劄楚界警言欲入湖南就糧承亂懼爲所并以爲非亂錫莫能制於是加亂錫銜勅其督兵出江西五月承亂驕橫日甚動輒以兵挾朝廷羣臣畏其剛暴字誥之以自固交疏頌功德遂進封興國公上柱國賜尚方劍蟒玉便宜行事承亂止二子五月間

以功。歷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七承胤亦侈然自以功。蓋古今莫之與京矣。六月督師大學士何騰蛟間承胤專擅。頗不平。憤欲制之。承胤原係騰蛟薦爲總兵。遂稱門生。稍倨肆。後聯爲姻親。竟不受約束。及上幸武岡。遂挾天子作威福。旣得土柱國之銜。賜尙方劍。意欲與騰蛟抗衡。並駕忌其權出已上。乃上疏請改騰蛟戶部尙書。專理糧餉。土不允。騰蛟辭朝。歸鎮長沙。土賜紵絲金幣。勅廷臣郊餞。騰蛟託病駐城外。荒寺不言行期。蓋防承胤也。承胤果伏于騎于道中。欲用空石害。卷之十三

三

暗害騰蛟時。趙印選領滇兵五百隨騰蛟。皆悍卒也。行至中道。伏兵起。印選率部下盡殲之。承胤譁之。而不言時。總兵張先壁自江西潰入。楚兵猶數萬。欲八朝。承胤素怯。先壁請旨勿許。先壁怒。駐兵武岡城外。承胤閉門出城。與戰。屢爲先壁兵所敗。承胤詈先壁以犯關。詈承胤以劫駕。相持月餘不解。土命兵部主事龍之沐奉勅往解之。先壁奉勅退兵往劄沅州。七月。督師堵胤錫劾承胤專擅。截殺騰蛟。因率高李諸營出江西。承胤見胤錫疏。始知惶懼。土加胤錫兵部

尚書賜停方劍總督江楚軍務。專辦賑勸。八月

大清兵破常德。留守廣西大學士瞿式耜請上移蹕桂林。上石承亂。茫然無策。但強言我兵多。他決不敢來。越數日。警報迭至。人情洶洶。承亂與部下密議。投降。上覺之。與輔臣吳炳議。由古泥幸柳州。二十五日。上奉兩宮太后先發。上及中宮隨行。至二渡水。車駕甫過。諸臣渡未半。而浮橋遂斷。凡無馬者。追隨不及。皆皆被亂兵劫殺。李若星走鼎陽。張佐辰走平溪。餘多流匿白雲諸山。土過木瓜橋。迷城步小路。循大道。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抵靖州內閣吳炳吏部主事侯偉時走城步縣。大兵追及。二人被執。不屈。死之。御史劉竄疾馳得免。九月初一日。上次靖州。乃由古泥幸柳州。劉承亂。虛聲恐嚇。及上出城。遂不守。不戰。惟議降。兵部侍郎傅作霖勃然大罵曰。吾始以汝爲人。今乃知汝狗彘也。汝迎駕至此。挾天子作威福。惟所欲爲。富貴已極。一旦有事。束手無策。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于死矣。且汝擁兵數萬。糜餉十年。平日誇口。天下莫當。今不謀戰守。先議迎降。真狗彘不如也。承亂不願。早命人遠迎。

大清兵及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大罵。時偏沅巡撫傅上瑞已投順。與承胤再三婉勸之。作霖唾其面。遂遇害。作霖妾鄭氏有殊色。作霖甚寵之。旣爲大兵所執。求與作霖一面。不許。遂從馬上躍入橋下水中而死。承胤旣降。全營諸將及家口數萬人。同移至武昌。駢剗漢口之後。湖十二月。承胤部下副總兵陳友龍亦投降。帶兵追駕至潯州。忽然反正。報至武昌。

大清朝疑承胤與友龍通。至戊子四月。以兵圍承胤營。併傳上瑞家口百餘。不問老幼男女。盡殺之。五六萬。

明李甫畧

卷之十三

三

人斂手受害。無一免者。

雷雨風雹

已丑正月庚申。永歷在肇慶。大雷雨風雹。羣臣免朝賀。

元旦而有雷雹之異。天之警之也深矣。殆何李敗沒之兆乎。

李成棟駐軍信豐

李成棟于去年十一月返廣州府。整頓土馬。儲備糧。歲十一月二十七日丁巳。其疏遙辭永歷。再上南雄。

府及今年正月初五日甲子於漢陽峽中白日閑坐忽見所殺愛將楊大用持刃索命成棟舉弓射之身隨弓去墮入江水急爲救援神清慘急英勃之氣十減五六自是不敢踰梅關枉道東旋駐軍信豐縣界南雄屬廣東滇陽峽在廣東韶州府之英德縣界信豐縣屬江西贛州府

科道擊陳邦傳

行在科道兩衙門迎合彭年元胤意正月二月以攻陳邦傳爲正課其餘國政無人談及陳邦傳浙東處州府人崇禎末年廣西總兵隆武二年春掛征蠻將軍印成棟素惡之以其丁亥年二月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音

大清兵未入粵西先有降表到廣州通款故也後成棟爲陳子壯張家玉亂西進之兵撤回廣城邦傳得安寧慶二載自侈以爲功丙戌之夏亦預謀靖江王下廣事幸未助今竟謂溥慶南太未經薙髮勲比汾陽借以陵人不亦誣乎

科道散朝

時攻擊陳邦傳科臣中惟金堡爲最勁邦傳立疏曰

日皇上兩三年幾次奔逃流離顛沛之極並無一位
兩衙門官其嘗辛苦何今日卽次稍安侍御濟躑蹌
論紛紛若是如以臣爲無餉無兵竊取勲爵請卽遣
金堡爲臣監軍觀臣十年糧草十萬鐵騎疏人十一
日朱天麟稟擬有金堡從來朕亦未悉之旬時嚴起
恒久欲擠天麟而無隙卽以此稟擬審示吏科丁時
魁忿怒卽夜約兩衙門科道十六人于十三日晨率
入舟俾共言強臣箝結言官之口將來唐末節度可
虞因哄叫而出曰吾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擲棄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庭中小帽又手白衣冠聯袂去所侍者李元胤也元
胤承彭年橐籥權通大內勢逼至尊時永曆坐穿冕者
太僕馬光遠敘五年前永州被難逃入全州前後手
書謝馮公有先生衣我食我後口歲月皆先生生我
成我何等事忽聞外變兩手振索茶欲傾衣十四日
特降諭旨勅李元胤各到十六位科道門諭令仍入
本衙門辦事前本另發票擬閣臣朱天麟卽日放還
田里諸臣爲手裁矯矯中興朝政第一美舉

己丑正月

大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益陽出長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鄉。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復至長沙。絡繹攻圍。值

大清援兵合至。戰勝于湘潭。騰蛟被擒。斬之。

遺問

湘潭。湘鄉。益陽三縣俱長沙府。

何堵事略云。癸未冬。何公雲從來撫楚。是時左帥三十六營散處江漢間。兇悍之狀不可嚮邇。羣帥故多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降賊。桀驁難制。公推轂接待。控御有體。又時以忠義激勸左大帥。以故兵猶戢。嘗對人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句。二語公平生大節具見之矣。軫殘黎收遺芻。皇皇無虛日。嘗出行城市。竟日未得食。屬門者購餅餌。從輿上啖之。戒勿令有司知。恐爲具饌。夜則寢穿堂一門。擲上枕以木石。其自爲刻勵如此。乙酉三月。左焚劫武漢。趨江南。以討君側爲名。適何其事。何知左反。則誓死不從。強與至舟。即投江。眾兵掖之起。委于岸。左舟發殘民萬餘。問何在。簇擁之。輿至通山。

取道湖南而去。四月抵長沙。與堵胤錫合。收集餘眾。行大募兵。滇兵主將黃朝宜。隸之丙戌。丁亥間。南北營小小交鋒。南取勝。燕子磯一戰。黃老將武功爲赫。戊子。自洞庭口轉至衡陽。勝負相當。章曠當其衝。其三王兵。鏖戰三晝夜。大將劉承胤。賣降。章憤激死。勢岌岌且殆。何堵聞變。亟援之。

大清兵退。已丑。堵駐長沙。何麾下請。善長沙貨物。輻輳奪其居。是時一隻虎。已署爲忠貞營。在辰常界。指引兵就之。十月。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七

大清盛兵。上湖南。沿湖殺哨。撥兵抵長沙。長沙城下人無知者。何倉皇命出師。眾散走。有卒數十人。擁何出城。柯怒叱之曰。若屬不用命去將安之。吾今而得死所矣。以舊時衣冠衣之。獨危坐沙嶼上。大兵至。自言何督師。執送古菴中。不食數日死。公煦煦愛人。尊賞少濫。庖丁廝養。多列旌旄。以故爵不足勸。諸營將漸跳梁。不奉檢束。務含貨。不遺繩以法。然而忠義懷。懷固其天性。語及驅場事。輒流涕。嗚咽不勝。蓋誠有餘而才不足。拊循有餘而軍旅非其所長也。向之所

謂聊躬盡瘁死而後已其言不虛矣

十日何騰蛟字雲從黎平人追封中湘王諡文忠廟

祀靈州縣

章曠字子野松江華亭人崇禎丙子解元丁巳

進士

李成棟信豐再敗

己丑二月二十六日乙卯李成棟帥南下四更時先

發火器手三百人責咐曰如前遇兵盡發火砲我為

後應不爾竟前走至黎明杳無砲聲眾皆曰火器軍

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往矣吾當拔營披甲上馬言未畢

清兵殺入滿營潰亂蓋先發銃手前遇大兵適欲

舉火忽暴雨突至砲聲不發三百人殺無遺故爾寂然

成棟營後即係急流山澗有見成棟被甲未完乘一

跛馬渡澗者及過後遍覓無有也三月初七日丙寅

成棟與騰蛟凶問同時報至肇慶君臣大懼大雨中

晝夜逃徙門戶水火悉皆冰釋寂靜者一月至九月

十月先後贈騰蛟中涓王成棟甯夏王承應設壇掛

帛皆故淚親祭紙鏤與千鈞舟並大以示酬恩

粵事記

遣聞云二月 大兵破信豐李成棟歿于陣

金聲桓赴水

遺聞云金聲桓踞南昌

大清兵晝夜攻擊破之。王得仁自殺。聲桓赴水死。

贛州信豐縣貢生曹兌光。多才智。先是起義。贛州及贛城破。金聲桓擒兌光降。遂居聲桓營中。迨戊子年。聲桓詣關廟行香。兌光指關神說之。曰。此是何人。聲桓曰。漢朝忠義人也。兌光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若能舉大事。將軍亦與關神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五

同矣。聲桓心然之。兌光知其意。遂移書甯都所善貢士盧南金。廩生趙日觀。庠士曾傳燈等八人。南金次子將書示外知縣田某聞之。申文上司報入。解省中。聲桓勘問盡釋還。聲桓本約八月合南京諸處起義。以南金等故恐遲久事洩。遂于四月同副將王得仁。邀諸將領既畢。不欲令出黎明。命左右取優孟衣冠。卽于座上服。戴以袍冠。遣送諸將俱從之。遂反踞南昌。命得仁提兵上贛州圍之。時守贛城者。

大清巡撫劉武元巡道張鳳總兵胡某也率兵堅守不出戰。圍三月。城中糧米五十兩一石。鹽十六兩一斛。糕四兩一盤。有甯都人李去白在圍城中。將家鄉圩田三百畝。催易揚某米二石。百姓止存三百餘人。俱掛一腰牌。不許私語。語則拿去。繳上腰牌數十俱餓死者。圍至八月。勢益不支。武元欲降。鳳不從。曰。再俟三日。無援兵。則降耳。及三日。而譚固山兵至。南日矣。得仁解圍去。贛城得金。贛州人口誌

日覲趙某字曾傳燈號廷問改名睨中

明秀南畧

卷之十三

早

姜曰廣賦詩殉節

姜公諱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南昌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鄒忠介公薦李三才。爲廷論所指。公出揭直之。天啟甲子。授翰林院編修。奉使朝鮮。不攜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還。乙丑。分考禮闈。權奄用事。令其甥傅應星納交於公。拒之。復令其孫魏撫民謁公。不見。坐門戶落職。爲民丁。卯冬。起原官。崇禎己巳。

大清兵深入上特簡馬世龍爲經畧。世龍擁兵不戰。公

力言于朝罷之庚午補講官主應天鄉試壬午隨扈
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先是公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
諫上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上顧謂閣臣曰廣言詞
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及甲申年三月
先帝升遐公與南兵部尙書史三法議立君未定諸
帥受太監廬九德指奉福藩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
大臣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令各署名公言不可
如此草草貽羞史刑須臾日爲文祭告奉先殿乃舉行
逾明日乃與衆同至奉先殿議監國事諸勳臣語侵
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聖

史公公厲聲呵之於是內外側目公宏光立以公爲禮
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公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
孔昭廷訐吏部尙書張慎言公因上疏求斥罷不許
馬士英薦阮大鍼得召見公爭之不得再求罷不許
公上疏言事而四鎮合疏詆公會有建安王府鎮國
中尉朱統額侯考吏部因緣公定策時有異心公求
去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公太子太保尋致仕明年
南京陷公潛里中後金聲桓歸明迎曰廣至南昌奉
爲盟主以資號召迨己丑正月十九日戍寅城潰聲

桓自殺白廣乃作絕命歌。僕家池死一家從死者三十餘人。其詩曰。有君美於且。宣通志軼唐虞。爭比隆智辨。驚臣謝莫及。當此危急治功。逢天瘁。怒日多。故奸相踵繼。焚聖魂。因循養亂。難收棄賊氣。直逼大明宮。臣甘婢膠死賊手。君死社稷獨正終。慷慨乘龍歸帝所。巨天長氣化爲虹。龍鬚難攀弓劍冷。秋松萬樹泣忠風。一盂麥飯無人薦。孤臣永念泣無窮。其二曰。哀哀吾父性方格。道遵先民事。垂則嚴性正。氣快其儀。寒冬孤嶺松百尺。施濟懇懇同吉凶。磨錯

明季南畝

卷之十三

星

粲粲傳清白。慘矜偶影驚鬼神。誠達體質貫金石。攻苦積學名不成。聞修備德福弗獲。終身勤動日憫惶。遭遇坎坷舍辛藥。發憤于子望眼穿。大志竟賈入窰。窰夢之中恨不磨貽祿不待亦何益。憶昔提攜縹緲時。惓惓忠孝是鞭策。國破躊躇且苟延。永念教言當促刺。至今百爾計無之。性有一死少道責。其三曰。哀哀吾母稱至善。淑慎其身如戰戰。通曉大義本性生。發言聞自合經傳。初能孝養被口口病亦女。紅至暝眩。代父教子備苦辛。苦辛傷心強自曉。恩斯勸斯育子。

勞。愈則謀訶蹇則信。恨昔因人憑遠遊。南陔養缺疎
情戀。况達徒舍風木悲朝朝。泣對大官膳。我今一笑
入黃泉。喜得慈顏永相見。其四曰。哀哀四兄。聖賢徒
心行直。與先君符。端疑皜皜自洗濯。俯視流俗如負
塗。憶昔日提攜。繞膝時。篝燈子夜共。尹晤明發常懷過
庭訓。日征月邁爭步趨。兄德則豐命則塞。拂亂煩寃志
不輸。精心戮力無已時。這一句無先無後俱已矣。天

乎與養何弗渝。人誰不死弟亦死。弟有餘憾兒則無。其
五日。有子有子方襁褓。見我爭向泣嗚嗚。我年十歲

明季古畧卷之十三

星

便無父。汝今失怙。早過吾窮民。遍產德門裏。茹荼未
了。又茹荼。及來抱汝看汝笑。我心隱痛欲欲墟。母言
爾幼全賴我。破君亡我更孤。夜夜鐘聲疑禁裡。朝
朝淚眼看飛鳥。匪我忍情恩不甚。名義千秋自凜如。
我念作人全未賂。汝恩生子在厥初。良田有收無晚
歲。過何枉泣是枯魚。無父之子人易議。勗哉早克讀
父書。其六曰。有孫有孫在童蒙。讀罷依依就阿翁。汝
方一歲便無父。小叔零丁與汝同。汝今謹識趨庭訓。
異日記。取其磨礪崇崖其阿多。墜石茂枝之下鮮芳。

讓炎炎者滅隆隆絕寧裔誰家克有終祖澤一經傳
九世罔因驟發墜素風傷心阿翁教汝父樞肝做舌
苦歸空汝父臨危終愛汝眩目顧汝血淚紅析薪是
荷能克念祖父瞋目幽冥中又絕句二首自古誰人
不死亡要知遺臭與流芳讀書九世纔今日莫謂偷
生是吉昌要知喜死原非死況復衰年豈記年杯酒
從容微笑去此心朗暢亦何言

此得自圍城中傳寄于文登崑處公孫姜文振誌

假山圖五虎號

明季南畝

卷之十三

畧

兩衙門謂李元龍不足恃思抑袁彭年遂同具重朝
廷以力抑奔競一疏申請以事權歸永歷隱彈彭
年把持彭年奮怒答疏中有儻臣舊年以三千鐵騎
鼓勵西行今日君臣安在等語永歷持其章疏泣訴
臣下舉朝失行在因有假山圖五虎號假山圖者
賈也繪假山一座下繪朝官數百有以首目之者有
以肩負之者有以手托之者有仰望者有遠聽者有
指點話言者有驚恐退避兩手掩耳而走者山嶺黑
氣一道直上冲天此皆郊市童叟胸中不平爲此圖

以詭譎之也。五虎號者，吏都丁時魁、戶都蒙正、發僕彭年、同鄉楚庭也。一爲虎尾，一爲虎脚，兵都金堡、浙人也。昔爲福建延平知府，疏激隆武賞，罰不明，連殺同鄉吳文燁、施燧二人，人畏之爲虎牙。副憲劉湘容關中一布衣，來自畱守關，臣瞿式耜又爲成棟同鄉，故爲虎皮、虎頭。則袁彭年也。日將祖制二字說迂談，講望話因之，獲厚利，言非虎黨，不發事，非虎黨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粵事記

吳文煒，浙江湖州人，進士，邵武知府，施燧字火明，李南畧卷之十三

然號嘉峪湖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建陽知縣。

賀全業出獄

賀不業，鎮江丹陽諸生，崇禎末隨父懋讓之任上林，永歷在藩邸受教，講讀登極，日除主客司主事，後相失，二載戊子五月于南甯府考改授，以囊澁不得入，清華量移精膳司，即中七月十五日，邕江解維，前道帝駕忽有訃，御史傅密烈修舊船，舟爲奪去，聲言賀不業理前不了事，時不業罄身手持兩詬軸而已，偕友人華姓銀二十兩，亟馳去，八月初一日抵肇慶，拜

賀後卽具平訴寃

溫綸復召對有先生與他人不

同後將大用。因加太僕寺少卿銜暫爲受職本司無
事見在內袁彭年等等譏論乘方在外陳邦傳等跋扈
無上慨陳四維三綱人心朝廷一疏言詞激切傳誦
當特共推中興第一疏彭年等恨之暗指李元胤于
朝班駕退後欲歐殺之友人急告潛入高明囚自券
處十一月初四日臨晚道路喧傳外縣解來假官村
縛下獄丕業極口呼寃莫爲之理次晨友人入告司
禮夏國祥國祥亦念係永歷舊師告獄主畱活丕業
明季甬略卷之十三 吳

至今年巳丑三月初四日部覆爲彭年元胤所持奉

永不敘用旨保出獄友人再贈 斧令上桂林謁瞿

式邦二月十九日寄一函于蜀僧云達梧州禹水井

旁後竟不知所之或曰卒于桂矣粵事記

賀懋讓舉人廣西田州府上林縣知縣傳宏烈

上林人布衣御史夏國祥池州人

瞿式邦兼督各省

自何李敗後永歷專命瞿式邦畱守督師兼江楚各
省兵馬式邦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雷監各營軍永

歷駐肇慶疏奏諄諄以歲月稍暇財賦優裕用心盡力脩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一材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易盡凡跼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于正則用之于邪安可驅爲他人用哉人咸以桂林爲稷下

瞿公愛惜人才真將相之器宜保危疆數載也
使鎮撫諸臣盡如公意則一綫可延

明季南略

卷之十三

畢

明季南畧卷之十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堵胤錫始末

堵公諱胤錫。字錫君。更字仲緘。號牧遊。宜興人。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十二月初八日酉時。母陶氏誕生。公六歲喪于武進之夾山村。父維嘗號冲宇。邑庠生。公六歲喪母。十一歲喪父。十二歲依岳丈陳娛濟家。二十歲七月遊于無錫。依四兄知白讀書。因通籍于無錫。知白諱大建。撫公如子。後公撫知白之子正明。亦如子。而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一

正明後隨公殉節于楚焉。天啟元年受業于馬文忠。三月婚于婦家壬戌二十二歲補郡諸生。十二月徙居中橋莊。甲子復徙歸于婦氏。己丑歲試五等。丙寅科試等癸酉三十三歲舉鄉試十六名。丁丑三十七歲登進士一百零八名。九月廬墓虞山。山在宜興。岳山之南。戊寅六月辭墓。己卯四月授南京戶部主事。庚辰二月蒞北新鈔關分司。辛巳解任。三月歸里。六月陞湖廣長沙知府。壬午冬入覲離任。癸未四月至京。舉廉卓。賜宴禮部。五月辭朝復任。九月加陞二級。

十月行至蘭溪。聞寇陷長沙而還。十二月復任路阻。歲除守墓。甲申正月復至長沙。二月陞巡道。九月授楚督學副使。乙酉四月督師何騰蛟抵長沙。相見抱頭大哭。徐揮淚進策曰。楚囚泣無爲也。不措餉。能輯兵乎。不招降。能張楚乎。何公然之。自是公措置轉運。資何軍不絕。五月南都失守。報至檄告天下勤王。設三科以募士。六月二十七日寄子書云。世界至此。國破家亡。吾再有何言。鞠躬盡瘁。危疆待命。急則身受于刦。暇則梁縣一索。苟無愧爲祖宗父母之身。斯已

矣。遲速吉凶。吾已置之度外。吾兒可勿慮也。爲爾慮者。只有逃與匿兩字。逃要相機。匿要深晦。念三百年宗族邱墓。一旦淪亾。尙何忍言。吾兒若一簣卧月。終身農豎。春秋不乏祀火。傳之子孫。永不出仕。二姓便吾不失忠。爾不失孝矣。言至此。淚如雨下。爾母勸令勿戚。四十仝離。差不惡也。一切家務。吾悉置不言。只爾自強爲善。守身弗辱。便瞑吾目。後音難繼。書此絕詞。兒可牢識。公自起兵。卽謝學政。日夜爲守禦計。隆武中。以何騰蛟薦。七月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駐節辰溪。懸異格。以羅奇才。諸生趙振芳上謁。公曰。國家多難。主辱臣死。本院倡率天下義士。卽日東下。勤王。以何道而必濟。君試言之。振芳曰。使相東下。勤王。未必不濟。豈不問川陝爲天下肩背。荆襄爲天下要樞。控制上游。實爲恢復根本。若舍此東下。使敵騎長驅荆襄以南。不復爲國家有。是公以現在之封疆。委之于人。雖赴死金陵。亦何益。公爲首肯者久之。於是畱致幕下。決意經理荆楚。以窺中原。等題振芳。荆州府推官。振芳別字胥山。浙江虞上人。在松江從師明李南畧。卷之一四。三。

十年學易。刻易講甚多。後

大清至兵降。爲福建延平府同知。八月時。李自成敗。而遺孽李錦號一隻虎。性凶暴。與母舅高一功。尙合十營。約三十萬衆。自川陝由當陽轉戰而來。剽掠荆南。間聲言約我軍會獵湖南。公爲兵糧。百不能支。乃集麾下。謂曰。覆亡無日。吾願赤身往。爲國家撫集其衆。事成則宗社之靈。否則某授命之日也。先遣監紀陳某副將某將命曰。他人恐不達命。今本院卽日親臨。約以某日相見。遂以匹馬率帳下執事數人。由武陵

澧水以達草坪。積骨縱橫。閭舍蕩然。賊徒初見公馳驅。且沮且詰。未至三百里。拒不達前。止空城中。踰刻望。見戈矛蔽天。烟塵塞野。從者皆泣。公顧謂曰。若等當生還無恙。某死乞收吾骸以返。頃之。賊徒猝至。擁入營。以大義諭李錦等曰。將軍輩有大用材。而陷于不義。亦當事者之過。但念國家三百年來。若祖宗世食其德。卒以烏合之衆。覆滅宗社。止博賊名。爲此何利。今若能悔禍改行。協力同心。以建立功業。某當與將軍等共之。昔五代馬殷。撫據湖南。延祚四十餘年。宋明季南畧。卷十四

四

之南渡。楊公作亂。其黨王佐。楊欽等。亦于此地爲岳武穆所招。表授官爵。後隨武穆協力中原。遂爲中興名將。湖南一片地。正英雄出世。展畧揚聲之藉也。且赤眉當年。思爲賊二字。名號不順。其尊劉盆子爲王。今福京新建。主聖臣賢。以此號召天下。何難比美。南陽光復舊宇。以天道人事卜之。中興無疑。將軍千古得失之機。正視與是間。爾安可執迷自誤哉。錦等見公開誠佈示。意欲定盟。忽李錦母高氏屏後出。呼錦跪堂下。誠之曰。使爾輩贖前罪。洗賊名者。堵公之賜。

也。爾其始終勉之。勿生二心。錦素敬憚其母。卽叩首曰。願遵慈命。誓當死報。因與公釀酒誓。復畱宴奏伎。所用女樂。猶是帝宮掠來者。公方素服腰經。乃却坐不觀。痛哭而言曰。兩京未復。萬姓倒懸。某求死無所。尙何心聽樂耶。錦卽撒去。并令散西秦燕晉豫楚等處百姓不下數萬。公返之日。民皆抱携呼拜道旁。遍數百里。於是李錦高一功等三十餘萬。皆就撫。聽公節制。楚中號十家兵。云公自收高李後。兵強且衆。得專力守禦。屢有戰功。公乃爲李錦等上疏。請封伯爵。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五

遣武弁舉人傳作霖。賫赴行在。乙酉九月。備車戰火攻。先是公遣人四出募兵。及是所集二萬人。特題蜀人楊國棟爲大帥。令統之爲親兵。使與各營相表裏。以車制騎。以整暇制野戰。以火器制弓矢之長。以重番制堅久之戰。國棟後封武陵伯。十一月。請封疏達行在。內閣蔣德璟。路振飛。林增志。持議謂李賊破北京。罪在不赦。其黨安得封拜。御史錢邦芑具疏言。方今國家新造。兵勢單弱。高李諸賊擁三十萬衆于楚中。若不以高爵招之。彼必不肯爲我用。全楚非我有也。

今出空爵于朝廷之上。一日而得三十萬之兵。免全
楚生靈之塗炭。孰得孰失。卽昔漢高王韓信于齊。豈
得已哉。今當權宜。假以封號。詔從之。乃賜高李諸營
名忠貞營。改李錦名赤心。高一功名以正。諸將封候
伯有差。特命兵科給事中龔善選往楚封之。而別降
勅。獎公忠勤。授傅作霖兵部主事。丙戌正月下旬。公
渡澧水。督忠貞營往恢荊州以上。荆南副使燕如。荆
州推官趙振芳。監其軍。措糧儲運火器。自二月朔。渡
江攻城。凡六晝夜。大小神器如轟雷不絕。遠近聞數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六

十里雲車礮石百道齊攻

大清帥鄭四維監守。城崩數十處。皆隨方拒戰。有獻策
者。謂荆城夾蜀漢二江之門。水高于城者數丈。昔人
築堤爲長圍。使水入江。安流赴海。若決二隄。則兩江
之水。建瓴而下。荆襄一帶。望風歸附。恢復之機。在此
一舉矣。公曰。我爲朝廷復疆土。首以民人爲本。若此
則生民胥溺。我得空城何益。忠貞營諸將。聞亦遣人
會商。一面下令營兵。各備鐵鋤以待。往返商確。稽遲
二日。而省兵救至。與戰失利。諸將遂潰而還。公墮馬

傷臂幾死。過新化驛。題詩云。不眠燈火暗孤村。風雨
蕭蕭雜夜魂。鬼定有知號漢闕。家于何處弔荒原。三更
鳥化千年血。萬人悲一豆恩。南望諸陵迷野渡。鍾
山腸盡可憐猿。又云。短策回瞻城曲陰。劍聲猶吼不
平心。孤軍雨裏鳥聲碎。亂水渡邊馬影深。南北試看
誰世界。死生此刻辨人禽。倒番甘一聽前史。正氣千
秋歌到今。三月公歸常武。勉勵文武。于是公安松滋
枝江沿江一帶各設兵將爲守禦計。四月擒沅州妖
僧付有司。請旨誅之。有僧自稱宏光帝者。自思州歷
平溪來據沅道署。爲行宮。張官設衛。辰沅道副使徐
偉馳文報公公間。卽曰。此必假託者。奈何。今請張如
是。乃命監紀官某往辨之。諭以果僞。卽擒付有司。監
紀至沅。見兵道徐偉及李若星。皆以爲無可擬議。時
若星監軍。鄭逢元統兵。環斗餘。又爲之撫衛。儼然皇
帝制。適有米壽圖。以勤王道出沅州。故侍御舊臣也。
監紀遂約逢元叩之。因相與謀。詰朝見預戒甲士環
集門外。止攜親隨數人。以進。馬爲名。裹甲藏刃而入。
其僧朱衣幅巾。僅出半面。壽圖拜階下。畢。卽啟曰。侍

衛退。臣有密語。請得上殿面奏。左右衛侍環呼無旨。不得上殿。壽圖等疾趨直上。出不意。手揭幅巾大呼。非是。親隨卽掣刀上殿。傳呼門外甲士各露刃彎弓。奪力爭前。摔妖僧衣領而下。縛送辰州司李戴口。鞫具吐妖狀。卽沅州人。姓名查顯仁。先是餉部喻思恂等。誤以爲眞。飛章奏聞。廷臣莫決其眞僞。議差官探問。未及行。至是。公乃疏陳本末。請斬之。并言諸文武官爲所惑者。宜置不問。六月中。疏達行在。從之。六月。督師何騰蛟約期會議。公因往長沙。七月。駐湘潭。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八

九月。永明王立粵中。丁亥四月。陞公兵部左侍郎。總督恢勦軍務。車駕自桂林幸武岡。劉承胤掌兵。專政而忠貞營十家兵頗強。聲言入湘南。就糧承胤懼爲所併。以爲非公莫制。於是加公銜。勅督兵出江楚。七月上疏。請誅劉承胤。公在湖北。藉督師何騰蛟爲表裏。劉承胤者。故何公部將。及荐爲總兵。遂稱門生。稍倨肆。後聯爲姻親。不復受約束。迨駕幸武岡。承胤以定蠻伯進武岡侯。輒挾兵權。擅作威福。羣臣畏其剛暴。爭諂之以自固。交疏頌功德。竟進封興國公。上柱

國承亂止有二子。五月間以昌功蔭錦衣指揮者也。何公聞而欲制之。而承亂驕日甚。思欲與何公抗禮。忌其權出已上。請改爲戶部尚書。專理糧餉。不聽。何公辭朝歸鎮。長沙廷臣奉勅郊餞。何公託病駐城外荒寺。不言行期。蓋防承亂也。果伏千騎于道中。欲暗害何公。時趙印選領滇兵五有。隨何公皆悍卒。中道伏起。印選率部下盡殲之。承亂諱之人莫敢言。公因上疏劾承亂專恣不法。截殺督師重臣。謀危社稷。請正典刑。承亂見公疏。始知惶懼。八月常德陷。公乃率明季南畧卷之十四

九

馬進忠王進才牛萬才張光萃等駐劄永順保靖二士司界上九月

大清兵逼武岡。車駕將幸柳州。方出城。承亂卽遣人迎降。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報至。公與諸將謀請榮王監國。冀稟號令以鎮撫人心。乃于舟次啟王。王固讓不肯。旣而知車駕無恙。遂中止。惟傳令各營協力防守。十二月。率武營兵復常德。進復辰州。自退保土司以來。采薇茹蕨。淹及半載。公憤不能恢復。乃刺血書二祖列宗之牌位。慟哭。欲自殺。諸將感動。三軍皆

哭哭聲震山岳。馬進忠王進才等輒奪兵而出。公親
甲冑督陣。率姪正明血戰三日。遂復辰常。俘獲甚多。
事聞。諸將各陞敘有差。於是乘勝圖下江漢。軍營復
振。戊子正月。過天門山。詩云。終朝馬背隨風雨。盡日
刀尖度死生。全副骨峯貧已赤。一雙眼角老難青。才
淹騷賦非傷主。學竊春秋未解兵。四十八年心事左。
只因多難獨精神。三月。撤忠武營諸將。與忠貞諸將
合營。同駐常德。公慮馬進才等孤軍難支。更調高李
等諸部爲犄角。爲乘勝東下計。諸將皆赴命。有好人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十

口勿談欵和疏。

大清帥駐楚會使公卿以書招公。公峻拒之。時有倡和
議者。公上疏痛陳其不可。時論壯之。七月。度夔陵。至
夔州。詰責楚宗朱容藩不當僭監國之號。遂散其黨。
十月。還至湘南。督忠貞營諸將。復湘潭。公還。馬進忠
與李赤心不合。恐其相圖。遂掠常德。移營湖南矣。公
乃調護諸將。鼓厲士卒。躬率高李兵出征。先復湘潭。
縣次復衡州。郴州。旣而進兵江右。所過郡邑多下師。

次吉安得故將歸明之報。乃回茶陵。金聲桓王得仁皆在。良玉部下舊將先降。

大清忽歸明江右嚮應。公聞報。卽回茶陵。欲與何督帥定謀。合兵江漢。圖中原。十一月。陞公兵部尙書。賜尙方劍。使宜行事。專督諸營。恢勦。十二月。督兵援江西。至袁州。先是何騰蛟自粵西還楚。因聽細言。致書于公。曰。曩附入行。奉候台端。不卜得達。記室否。騰蛟與大清戰于嚴關。日月橋三王却走。進圍零陵。指日可下。各郡邑盡入掌中。聞忠貞諸營駐節中湘。分取衡陽。明季商畧。卷三十四。士。

則功又有所屬矣。近王馬諸勳。舉動甚是乖張。騰蛟已有檄諭之矣。諒此輩必不負騰蛟也。公得書語。樞貳毛晉登曰。我等封疆之臣。罪且難贖。何公尙欲言功耶。至是金王諸將爲。

大清兵所困。何公調忠貞營往援。公卽率諸將赴之。己丑正月。湘潭復失。大學士何騰蛟死之。二月。公聞變。師還至衡州。時忠貞營與何標下不協。遠駐辰常界上。公乃率滇將胡一清等。扎營衡陽。悉力拒守。二月。大清兵破南昌。金王諸將俱歿。公過安仁道。次詩云。亂。

裏看花試一臨。廿年零落又春深。柳桃盡入兵戈眼。
溪澗爭鳴。風雨心。野鳥向時三月麗。峽猿枯絕暮山
陰。天涯卽事渾傷舊。馬背鬚眉自感吟。公聚軍中所
賦詩名曰馬革集。今逸。公在軍中五年。著春秋說義
五卷。凡萬五千餘言。四月朔。大戰于草橋。敗績。退劄
來陽。陣于衡之草橋。自辰至酉。斬代相當。

大清兵以輕師截出陣後。兵遂敗。公乃棄衡州。退劄來
陽河上。而永營駐于永興。相去百五十里。初五日。永
興陷。從子正明死之。諸眷屬亦皆遇害。公自來陽以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十一

數于騎。退入籠虎關。暫依保昌侯曹志建營。志建素
驕橫。縱兵掠永柳界上。又坐視不救援。屢被公訶責。
方慚不自安。至是見公兵敗。遂欲乘機害公。夜坑殺
公。從兵千餘人。及旦而公覺。乃入搖崗之何家寨。志
建追至。何生等率眾力拒之。志建怒。悉屠其寨。公得
走粵之賀縣。沿途招集散亡。從兵甚眾。六月。時上在
肇慶。十五日。公至肇慶。十六日。朝于行在。奉命入閣
辦事。朝廷先遣官迎公富川之野。比十五晚。至肇慶。
晤閣臣嚴起恒。敘故舊。誼明且相引陞見。朝廷親勞

之。命入闕。賜宴。禮意有加。然旁觀已有側目者矣。十九日奉命安插諸營。時高李十營兵。尙十餘萬。分道從柳郴入梧州。旣而移屯德慶州。客兵猝至。粵西震恐。又有言其將統兵入衛清君側者。衆益危之。朝廷乃命公度地方安插之。人心始安。加陞總督直省軍務。兼理糧餉。特賜龍旂尙方劍。便宜行事。少傅兼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勅忠貞。忠武。開諸營。悉聽節制。忠貞卽高李十家。忠武卽馬進忠。王進才。張光萃。牛萬才等。忠開爲于大海。李古春。袁韜。武大定。王光興。王友進。王昌。王祥等。上急措兵餉。以求招集實功。疏凡五上。議于學道李銡。衙門支撥事例三千兩以給之。已昇至寓。忽爲李成棟。養子元。亂攬去。僅領布繪龍旂二面。以壯軍容而已。二十四日。陛辭。奉勅出師。至江楚。先是頒勅書旗牌關防。是日公含淚辭朝。遂同新設湖南撫臣馬光整。旅啟行。七月初三日。師次梧州。朝廷念公勤營。因降勅封爲光化伯。給誥券。公以廷臣立門戶。師旅齟齬無成功。惟當任罪。何敢冒功。上疏力辭。遂賜公

四代詰命以獎之。疏論孫可望封爵時可望求實封。朝議難之。會朝臣遣使勞軍以問公。公上疏曰。臣竊謂孫可望父子久已割據西川。今滇黔盡爲所有。固能自立。曷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尙知請命。其意猶可取。我不能禁其不王。而欲制之勢將債決。當卽降勅封之。使恩出朝廷。乃可得其用。令彼縛胡執恭歸朝。正法誅之。則是賞罰之權庶不倒置。不然是驅之爲變也。首輔嚴起恒。戶部尙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給事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堅持不可。公又密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十四

疏曰。廷臣謂異姓封王。非祖制。不當自可望變亂始。持論良正。然不爲今日言。可望固逆。獻養子。凡逆獻滔天之惡。與有力焉。今姑取其歸正一念。冀收其將來之用。安可泥頒爵之常法哉。且可望已自稱平東王。一旦封以公爵。彼必不樂受。因而爲逆。謂天下威靈何。謂天下事勢何。若欲收其用而反損國體。非良策也。臣竊有一說於此。臣謹按開國功臣徐達常遇春等。侑食太廟。稱六王。皆進封也。伏乞皇上乾斷。量封可望爲二字王。卽于勅書中詳載舊制。明示破格。

沛恩而勉之以中山開平之功。如此可望必能感激。用命。揆之祖制。亦不爲背謬。國家今日于可望善收之。則復有滇黔不善收之。則增一敵國。利害無兩立。得失不再圖。不可不熟慮也。制曰。命鑄印封可望。平遼王。差趙昱齎往。十一月。師次潯州。公有疾。時李元胤用事。每有奏請。輒爲掣肘。遂發憤成疾。乃駐兵長生寺。劉相客五人。附元胤爲五虎。其餘依附者甚衆。總謂之東人。公甚疾之。二十五日拜遺疏。二十六日丑時公卒。疏畧曰。臣受命以來。罪大孽重。不復自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五

諒。擬再合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請兵則一營不發。若曰堵閣臣而有兵。則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閣臣而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昨西上橫邑。感癘大重。一病不起。遂快羣腹。臣但恨以萬死不死之身。不能爲皇上畢命疆場。而死于枕席。是爲恨也。臣死之後。願爲厲鬼。以殺賊。伏乞皇上簡任老成。用圖恢復。如國家大事。有李元胤。劉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五人。作皇上心腹股肱。成敗可虞。祖宗有靈。實鑒臨之。臣

死矣。不勝餘憾。云拜疏訖。又南向拜父母曰。兒死不獲更還邱隴矣。復懸在三圖。拜君親師訖。遂自題十語云。有明堵子。生而精敏。遭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艱。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逋臣。而今而後。浩然蒼旻。遂卒。前一日。親史歐陽和夢公騎牛升空去。次日。語人左右皆同。嗚呼。公生以辛丑。捷以丁丑。卒以己丑。公之生卒。夫豈偶然哉。朝廷聞公。涕泣減膳。輟朝五日。贈上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太傅兼太子太師。鎮國公。諡文襄。歷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予祭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七

九壇。遣禮部官致祭。賜塋潯州之西山。公所著有十四朝史綱。

傅作霖。字潤生。歷官兵部左侍郎。管部事。死于武岡之變。諡曰忠烈。

何堵。事畧云。堵公以甲申九月受督學事。十一月試漢陽左營將。自總戎下至守把。有所請輒報可。眾議以爲怯。月杪起行。往湖南。乙酉四月。何騰蛟抵長沙。時闖逆餘眾號一隻虎者約二十萬。屯聚常德之間。謀割地自王。何欲往招撫。

曰若就撫不惟得勁助且除內螫公毅然請行
賚牛酒金幣往先遣員通意一隻虎大張兵衛
沿途迎候將士夾道露刃立公不懼安行至中
軍命設香案各俯伏聽宣旨畢卽出勅印以次
給之徐爲譬曉忠義陳說禍福慷慨激烈聲淚
俱下三軍之士無不聳然聽行大閱器仗精整
旌旗鮮明各以藝試終事無譁者有一陣亂于
次計七十八俱命斬以殉三軍股栗徐出金帛
厚犒賞大喜過望己丑冬何騰蛟死公傷左臂
已斷鬱鬱成疾越數日亦死公性喜奕每臨陣
奕不少休哨者報敵且近曰尙堪一局賭墅與
東山同不知處分何如耳

堵牧遊與姪書

兩接吾姪手札惻然忠愛溢于楮端江左應有夷吾
屈指當以吾姪爲一座但時事至今已全壞矣江北
四鎮鷹視虎步漢江一帶擁兵踞流秦庭無可泣之
處也愚叔妄擬川蜀全盛且據形勝西威秦腋南壓
楚頭假一二歲之餉便宜倡義尙有可爲而今又爲

張李所摧殘矣。寇焰已熾，加以強藩，閩浙中復有蠢蠢思逞者，翹首九州，無地用武。甯有固志，天下事至此，有不忍言。當事君子尚燕怡不畏，蹈轍不顧，尙曰式臧，抑又甚焉。嗟嗟吾輩一二血性男子，從何處踏脚，惟有俛首標心中，夜隕號而已。老姪之身尙是可進可退之身，且有母在，括囊善刀，養晦待用。正今日事量先入後，勿以愚叔之言爲妄也。若愚叔已身許君國，覽鏡峩然冠佩者，皆先帝之要領，而星沙脫棄之餘也已矣。一腔血，七尺軀，時事朝來，大命夕逝，而明季甫畧。

卷之十四

六

已茲雖有學政之移，不與地方事。然一旦不謹，斷斷不作逋亡客。文廟哀魂，是愚叔一生歸宿地，潜然不禁。他日老姪當不棄予一孤，事後之托，止此而已。至王雪老死事于粵，言念悼歎，彼之孤，愚之責也。宦橐清涼，吾輩本色安足復計，但恨家國禍深，無暇旁及兒女耳。如何堂上二嫂安吉，井木姪與澗生姪近况何如，憊甚握管不及作書，惟叱及之，薄俸聊以示念。潮流不盡，驥兒試事，幸教率之。寅叔在錫，宜訓以義行。吾宗無多，正人故睽睽及之。九月二十日愚叔錫

粵西實錄云。公納浙紹葉氏女。公卒有三月。遺孕。因囑部將常。竟負託。及可望至粵。迎駕。執而數之。曰。堵制臺何人。傭奴敢爲此態耶。鞭之至百。而遺孕得不死。今聞尙在滇中云。

康熙九年冬。往南門。偕張子秋。紹登一小樓。見堵氏祖祠。有木像數寸。侍立。卽先生昔年親製已像。以識不離左右之意。此世所未見者。瞻揖之下。仰其孝思。明年辛亥四月二十二日。復闕

先生手札。用竹紙三幅。信筆草書。凡五百言。無非憂時殉國之志。真忠孝兩全爲吾邑奇男子也。

縫甲泣

甲申備兵黃州。媿臣面之猶生。痛國仇之未復。爰命匠氏製我甲裳。衽起中夜。不能成寐。作縫甲泣。

臣官兵馬監。枕戈不且中夜。天臣逢四七期。二百八十年。數齊臣備古黃。邱燐火接地。天風愁。四野蛇鬪。

龍夫窟一旦君亡臣尚活。臣活何爲肝腦裂。臣冠泣
作囚臣活長掩羞。掩羞本掩泣。惻惻衣衫血噫嘻。吁
泣血縫甲翦落聲。著肉著甲先著心。好向原頭裹處
等。

莫縫甲。縫甲賊識我勁鏃。長矛不得躲。莫縫甲。身逐
賊。生有骨。骨如缺。生耐金革尖頭霜雪寒。不耐綺羅
著身兒女熱。泣浪泣兮縫復縫。夜半長歌起北風。

孫可望請封王

己丑四月初六日。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
明季南畧。卷之十四

干

之弟龔鼎揚可仕等六人詣肇慶。獻南金二十兩。琥
珀四塊。馬四匹。移書求封秦王。書曰。先秦王蕩平中
土。掃除貪官污吏。十年來未嘗忘忠君愛國心。不謂
李自成猖順。王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
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乞勅重臣會觀詔土。謹書。已
丑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以方幅黃紙書之。不奉
朔。亦不建朔。一時郡臣懲愆。以秦王封者十之五。獨
兵部金堡固諍。以爲祖制無有。李元胤袁彭年因龔
鼎揚可仕等自陳邦傳來。亦執不可。阻撓者兩月而

未定。蓋廣西南甯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中止間一田州。兩日可達。時邦傳駐南甯。因通可望。可望所遣之人。邦傳引進。可望遣使行時。有不允封號。卽提兵殺出南甯等語。邦傳恐先受兵懼甚。知行在刻印。刻印喙長計短。又爲金堡所持。必不能得。乃先假勅使封孫可望爲秦王。可望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受封秦王。後率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升座受義兄弟三人。及三軍士卒慶賀禮畢。正欲撰表奏覆。適龔鼎等齎金堡所議荊郡王。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三

勅至。可望毀裂棄地不問。亦不改前封。謝表亦遂止。時已十月初矣。

龔鼎雲南人。癸未進士。龔之胞弟。楊可仕淮安人。舉人。雲南右布政使。

孫可望脅封謀禪本末

孫可望陝西米脂人。一無賴子。流落爲賊。張獻忠有養子四人。長卽可旺。次李定國。次艾能奇。次劉文秀。

丙戌秋

大清兵入蜀。獻忠箭死。可旺率眾四萬人衝散。曾英營。

由遵義渡烏江屯貴州丁亥二月

大清兵至遵義可旺遂率眾走滇攻下曲靖雲南摠之始可旺等四人俱冒姓張至是各復本姓可旺自以名不雅改名可望稱平東王李定國稱安西王艾能奇稱定北王劉文秀稱撫南王四人同稱王議推可旺爲主凡事聽其號令先是雲南土司沙定州反逐黔國公沐天波據雲南省城天波走避永昌及可望入滇沙寇戰不勝逃回土司可望遣定國往滅之又命永秀往永昌擒沐天波并兵道楊畏知天波畏之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五

俱降雲南十八府悉歸可望兵勢頗盛丁亥秋四川巡按錢邦芑率總兵王祥復遵義至戊子春金川俱復總兵侯天錫見可望強甚欲招之乃商之王祥祥曰可望乃獻忠餘孽狼子野心恐不爲我用邦芑曰聞可望行兵有紀律不輕殺人似非獻忠故態未可逆料因脩書草檄差推官王顯往招之至滇可望大喜過望謂顯曰從來朝廷文官與我輩爲讐絕不相通今遣使通問何敢自外但我輩稱王已久求錢巡按具疏封我爲王我當舉全滇歸朝廷矣邦芑復之

曰。本朝祖制。無異姓封王者。因具疏稱。可望歸順。請封公爵。上勅部議。適慶國公陳邦傳駐劄廣西。兵勢甚弱。日張邊情。假要封賞。至廝役皆冒侯伯。而高以正李來亨。又率兵入粵。邦傳欲自固。聞可望歸命。私求王爵。朝議未決。邦傳乃遣心腹人胡執恭。私鑄秦王之寶金印一顆。重百兩。偽造勅書。封可望爲秦王。以爲外援。并封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爲國公。俱偽造勅印。執恭京師游棍。慣造私印。假劄。屢犯大辟。逃入軍中者。遂主其議。己丑秋七月。賚假勅寶入滇。見明季南畧。卷之十四。三

可望拜舞稱臣。述皇上係眷之意。可望大悅。受封秦王。旣而可望聞朝議未決。疑其僞。因私詰執恭。執恭語塞。因誑曰。此勅印俱係太后與皇上在宮中密商私鑄者。外廷諸臣實不知也。可望雖探知秦王之封爲僞。然亦但假其名。以威衆。定國與文秀卒不受。托言未與朝廷立功。不敢受爵。行在知執恭假封事。朝議哄然。知邦傳所爲。交章參劾。邦傳只推不知。時執恭子欽華任賓州知州。因執赴行在。衆請誅之。上曰。其父作逆。其子何與。赦之。是月適督師堵胤錫入朝。

奏上曰可望盤據滇中若不封恐生他變首輔嚴起
恒力持不允。亂錫乃鑄平遼王印。密奏上。差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趙昱賚往昱入滇界。先遣報可望謂已
稱一字王。今反降二字。欲拒昱使不入。定國等勸曰。
天使既來。何可絕之。乃令人昱知可望不悅。一見叩
首。稱臣私歸。誠于可望。可望予昱十金。其平遼王印
受而藏之。仍稱秦王朝中知昱辱國。欲處昱。昱不敢
回朝。滇中臣民皆知秦王之封爲僞。多有竊議者可
望亦以爲耻。因遣御史瞿鳴豐入朝。必欲實求秦王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十四

十四

之封。請卽用原寶。但求上加勅一道。而內閣嚴起恒
戶部尙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兵科給事中劉
堯珍。吳霖。張載述。持議更堅。可望遣私人楊惺先入
朝通賄。諸公怒不受。可望憤甚。乃遣賀九義帶兵五
千至南甯。假稱護駕。刺嚴起恒及吳霖。劉堯珍。張述
時鼎和已加大學士。奉命督師川黔。行至崑崙關。九
義遂遣將追殺之。獨貞毓以差出得免。此辛卯二月
事。是時朝廷震動。失上下體。嚴起恒既被害。上特簡
吳貞毓入閣辦事。時可望必欲得秦王寶封。再遣龔

夔揚畏知入朝。畏知陝西解元。爲人抗直。旣見上。密奏可望奸詭難測。宜預防之。上信之。拜畏知東閣大學士。貞毓等與訂交。同心輔政。夔夔乃可望心腹。見畏知與朝臣深交。又得拜相。心私恨之。歸讒于可望。曰。畏知之得拜相。蓋賣國求榮也。可望怒。乃殺畏知。貞毓議曰。秦王卽欲一字王。亦當另議國號。若封秦王。是陳邦傳胡執恭竟爲天子矣。於是定可望爲徵王。差翰林院編脩劉蒞往黔州封蒞。蒞至黔。可望怒曰。吾久爲秦王。安得屢更。可望禮部尙書任傑曰。大丈夫當自王。何必朝廷乎。可望是其言。遂竟稱秦王。不奉朝命。時上駕駐廣西南甯府。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五

大清兵破潯州。陳邦傳父子俱投順。

大清兵漸逼南甯。駕移瀨湍。可望命提塘總兵曹廷生。胡正國各帶兵三百繫隨左右。以備不虞。上與羣臣議欲入黔暫避。吳貞毓曰。可望跋扈無禮。若一入黔。上下俱爲所制。國事危矣。時馬吉翔已暗通款。可望請上急入黔。私與太監龐天壽曰。今日天下大勢已歸秦王。吾輩須早與結納。以爲退步。今提塘曹廷生

胡正國乃秦王心腹。託二人爲我輩輸誠。異日庶有照應。天壽曰。若此。則吾輩須與兩人結爲兄弟。乃可行事。曹延生大竹人。胡正國淮安人。兩人雖爲可望。其實乃心王室。吉翔天壽不知兩人心事。請結兄弟之盟。盟畢。吉翔曰。秦王功德隆盛。天下欽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違。我輩意欲勸皇上禪位。秦王煩兩公爲我先達此意。延生正國愕然曰。此事何可輕易。且吾輩一提塘耳。止可傳報軍情。國家大事。非我輩所敢與。吉翔天壽辭去。私具啓以達之。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美

知可望可望恐中外人心不服。未敢輕舉。意欲迎駕入黔。挾天子以令諸侯。乃便行事。故姑止不行。而延生正國素與吳貞毓善。暗以此意告之。請上暫止。廣西境上繫屬人心。號召遠近。以阻吉翔之謀。吉翔遂密告可望。謂事將成。爲吳貞毓所阻。可望遂遣總兵高天貴。耿三品黑邦俊。帶兵帶迎。駕幸黔。改安隆所爲安龍所。請上居之。時壬午二月也。六月。李定國復廣西。擒陳邦傳。并子曾魯解至黔。可望召執恭視之。曰。使汝與邦傳一處久已投順。

大清矣。遂將邦傳父子剝皮支解。兼命執恭監視。以敵之執恭。驚悸恍惚。因以成疾。數月而卒。時上在安龍。次于萬山之中。羣蠻襍處。荒陋鄙俗。百物俱無。茅茨土庫。隨扈者止五十人。儀制草率之甚。而可望自居貴州省城。大造宮殿。設立文武百官。凡四川雲南貴州文武大臣數百餘員。俱挾以威令。刻期朝見。授以偽銜。有不從者。卽誅之。以吏部侍郎雷躍龍爲宰相。貴州總督范鏞爲吏部尚書。御史任儼爲禮部尚書。四川總督任源爲兵部尚書。御史張重任爲六科都。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七

給事禮部主事方于宣爲翰林院編修。又鑄僞印爲八疊文。盡換明朝舊印。方于宣極其諂諛。爲可望擬國史。稱張獻忠爲太祖。作太祖本紀。比獻忠爲湯武。崇禎爲桀紂。進可望覽之。可望曰。亦不必如此之甚。于宣曰。古來史書皆如此。否則無以紀開創之勳。于宣又爲製天子鹵簿。九奏萬舞之樂。作爲詩歌紀功頌德。與鴻臚寺薛宮商訂朝儀。可望苦甚。癸巳秋。于宣屢上表勸進。可望曰。我何難卽登九五。但恐人心未附。于宣曰。朝內相左者止吳貞毓徐極等數人。川

黔兩省止錢邦芑陳起相數人除此數人其餘不足慮矣。可望曰。吳貞毓等易爲處分。但邦芑在外。係川黔人望所歸。殺之恐士民解體。乃發合旨與餘慶知縣鄒秉浩合催邦芑入朝。待以不次之位。時邦芑已退隱餘慶之浦村。秉浩逼勒百端。邦芑恐不免。遂祝髮爲僧。其祝髮偈云。一杖橫擔日月行。山奔海立問前程。任他霹靂眉邊過。談笑依然不轉睛。可望聞邦芑爲僧。外雖怒罵。而中慙憤。命任與等以書婉勸之。邦芑荅以詩曰。破衲蒲團伴此身。相逢誰不訊孤臣。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天

也。知官爵多榮顯。只恐田橫笑殺人。方于宣錄其詩。呈可望。可望怒。命鄒秉浩解執貴州。將殺之。適有安龍十八忠臣之變。人情洶洶。遂釋邦芑。不問而禪受之。謀亦遂阻矣。

四川巡按錢邦芑招孫可望書

前差官至滇。所以不敢卽致書奉侯者。蓋未知老先生尊意何如耳。昨差官回。備道老先生優禮之殷。兼述老先生雅意。翊戴天王至真至切。更無他念。雖一時同事諸公。猶未深信。而芑所以獨信之不疑者。蓋

觀老先生之爲人。乃當今之豪傑也。從來無欺人之豪傑。無負心之豪傑。無面是背非之豪傑。無朝三暮四之豪傑。芑是以不顧議論是非。敢爲具疏。竟請封爵。然老先生便當從此改絃易轍。拜表稱臣。奉正朔。歸版冊。文武之升降。一稟于天子。征伐之行止。必請乎朝命。如是乃不愧祖宗。不負朝廷。不負芑之荐舉。乃成千古真豪傑矣。芑先始祖吳越王。諱錢俶者。以江南之地歸宋。而太宗賜鐵券金書。子孫世世與國同休。芑恐皇上不允封爵。故疏中卽引先始祖爲例。然當日先始祖與老先生今日不同者有四。請爲老先生言之。先始祖立國。吳越傳三世四王。保有江南之地。將近百年。與五代相終始。而宋始興。與宋朝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而老先生大明之舊臣也。其不同者一也。先始祖王爵傳自先人。歷梁唐晉漢周俱受冊封。而老先生之王號。則自己之僭稱也。其不同者二也。先始祖土地。授自祖宗。始于唐末。並非取之宋朝。而老先生之雲南。則天朝之封疆也。其不同者三也。先始祖保有江南。世世奉貢。未嘗與中國有一矢。

之加。而老先生二十年來殘破數省。屠戮朝廷之人。糜費朝廷之金錢。何止數千百萬。甚至殺親王。辱大臣。于朝廷不得爲無罪。其不同者四也。芑之所以引始祖爲例。明知事勢不合。不過委曲以成老先生之美。倘蒙明旨俞允。是聖天子破格之洪恩。芑不敢居功。卽或朝議不從。另議封號。老先生亦當拜受。以俟再請加封。老先生如此謙讓不遑。恪守臣節。則是功名之路正長。子孫之福無量。青史揚名。姓氏俱香。非芑所能測也。芑生平心事。光明磊落。不肯自欺欺人。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字

人一遇當行之事。卽舉世非之而不顧。卽今日爲老先生請封一事。其阻而且忌者正自不少。而芑反衷無愧。竟行不疑。卽老先生異日相信相負。總不問矣。然老先生身爲男子。頂天立地。不乘此時立萬世不朽之功名。而徒據一隅以自雄。非所稱大丈夫也。且今日之勁敵。非直我明朝之患也。令先人曾被大難。是亦老先生不共之耻也。芑輩戮力于外。日夜圖維。而老先生擁強兵。安坐海內地。恐不免貽笑于海內英雄矣。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老先生能無

意乎。佇望之切。言出不倫。伏惟原亮。

逼袁彭年制

己丑年袁彭年生母死。自謂丁艱不守制。喧言于衆曰。吾家受國恩深重。奕世科名。更受天地之恩。洪大代產異才。吾今享年遠過先人。天正不欲置我于無用地。何得若守三年虛度歲月。同黨以爲國爾忘家中興可望。宜晉世爵。馬太后甚惡之。宣查丁艱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覩顏月餘。挾重貲而去。擁富寡爲妾。寓于佛山。寡婦生員李戍妻擁產數萬。彭年督明季南畧。卷之十四

三

學廣州時掖其嗣。戊子年反正後。招彭年主其家。佛山廣州巨鎮。

舉朝醉夢

朝中袁彭年雖去。無敢彈擊。時崇禎朝舊相何吾驥黃士俊正月二十八日自行入直以來。論草不止。盈筐並皆告歸。此時揆席紛囂。疏未拜稿。先商稟擬。落旨拂情。則與宰相仇論宰相袖中備一底簿。未定委云內改。聞有兩底簿云。又日出拜客。客必候面。頗煩苦。惟嚴起恒耐之。故能久安。至九月十月。起恒獨相。

粉飾太平。又有假吳三桂疏。又有假南京書。錢啟少
入川回奏陳拱樞約同誑言。曰四方好首日至如醉
如夢。妄相妄憶而已。兩衙門又以考選考貢事。是非
賄路。朝夕忙忙。長洲伯王皇親新蓄奚僮。蘇崑曲調
鸞牋紫釵復艷時日。文武臣工無夕不會無會不戲
卜晝卜夜。加級加銜。三代恩綸。蔭子貶封。諸等異數
所求必遂。武弁無不世襲分茅。葦爾端溪。饑腹大滿
曾見有見機而去者三人。吳燦方以智毛毓祥也。吳
燦掌禮部見咨入貢士皆牛頭馬面掛冠朝門而去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三

方以智參機密。見渙發絲綸不達城外。託脩道而入
山。大銀臺毛毓祥封入奏章。襍年家眷弟名帖。永歷
咲而還之。自陳愚憊而去。至禮科李用楫。初遣勅封
交南。以失印而罷。繼差勅封滇南。以議更而罷。又以
家眷舟中三次逢盜。日給無資。意欲拂衣而不能。此
皆戊子己丑兩年事也。

錢啟少。丹徒人。庠生。四川總督陳拱樞廣布衣

聯絡四十八洞御史。

當時國勢危如累卵。

大清勢重若泰山。而舉朝文武。猶爾夢夢。欲不亡得乎。
永厯騎射

永厯宮禁湫隘。供奉清簡。不踰千金子家。侍女寥寥。俱幼蠢荆布。內侍夏國祥以六十金干廣城覓一歌舞青娥。髮方覆額。不一月失所在。遍索內外。越三日。于東池水面浮起紅帶。曰殞命于中。想亦有所不得已也。蓋府署與高要縣學竝峙。中隔一池。于是覆土填其半。日于下午偕龐天壽等騎射其中。帝亦多命中。三宮從側樓閱視。以爲樂。三宮者太后馬氏。桂王明季南畧。卷之十四

三

原配也。聖后王氏。帝之生母也。中宮王氏。正宮也。每日三宮同帝供膳。止限二十四金。內寺包值。凡有賞賚亦在其中。帝復不節省。報捷面恩。奏畢必左顧曰。賞銀十兩與他。司禮吳國泰。夏國祥等深以值日爲苦。至大司禮龐天壽。自養御營兵十營。每營正總兵一副。總兵二人。叅將四人。叅將以下官頭二人。官頭以下小卒一人耳。一營十人。十營百人。此皆天壽出。自己鈔以爲永厯禎朝日。儀衛擁護亦竭力苦支矣。

滇營自永全還與焦璉兵猜疑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

大清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甯州再報失利與甯侯胡一青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趨出兵屯于全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歷間爲廢食召廷臣議于慈寧宮發東餉一萬

胡一青滇之鎮臣也全與永甯州俱屬桂林

福建盡失

大清兵圍困曾慶于平和秀出降殺之而詔安等處一

明季南畧

卷之十四

三

時俱歸

大清鄭芝鵬踞石樞城

大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甯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

延平所屬皆在萬山中。大兵既回遂立德化王朱慈擘踞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次順昌將樂至十一月大兵討平之王被執兵部尙書羅南生等降。

